

# 「獨立」五十九年後的偽蒙

喬一名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是偽蒙所謂「獨立」五十九週年紀念，是日蘇俄領導人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都先後致電偽蒙表示，要盡一切努力發展蘇、蒙兩國的「友誼」與「合作」。偽蒙淪為蘇俄附庸，受蘇俄支配，故被稱為蘇俄社會主義模式在亞洲的「樣板」。

偽蒙領域甚為廣闊，介於中國大陸與蘇俄西伯利亞之間，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當年蘇俄處心積慮，圖謀佔有外蒙，其着眼點便在於確保西伯利亞的安全，與進一步赤化亞洲。蘇俄堅持外蒙「獨立」，非有所愛於蒙古，實乃為其本身利益打算，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 一、偽蒙與蘇俄的密切關係仍將不變

蘇俄紅軍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廿八日進入外蒙古，七月十日即在庫倫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以蘇赫巴托爾(Sukhe Bator)為軍事部長，喬巴山(Khorloin Choibalsan)為副部長。自偽蒙「獨立」，到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已滿五十九週年。偽蒙經過六個「五年計劃」的經濟改造，和「社會主義國有化」的強制實施，整個社會面貌已大異往昔，這一切發展和變遷，隨着中、蘇關係的緊張，更加吸引自由世界的注意。

偽蒙處於今日的世界中，具有突出的兩項地理因素。其一，偽蒙位於世界兩大共黨——蘇俄與中共的中間位置，因之使其具有新的重要性<sup>①</sup>；其二，偽蒙擁有廣大的幅員，在地理上頗具獨立性。偽蒙面積五十九萬一千一百一十九平方英里，為法國的三

<sup>①</sup> Victor P. Petror, *Mongolia - A Profil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pp.3-5.

倍。超過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愛爾蘭和法國面積的總和，號稱爲世界最大的內陸「國家」。

位於中亞山脈心臟地帶的蒙古高原，三面與中國大陸接壤，一面與蘇俄交界。這個內陸封鎖的高原，由於其戰略地位、天然資源、及作爲蘇俄在亞洲的「櫥窗」，而益增其獨特的政治地位。

數十年來僞蒙與蘇俄的不尋常密切關係，可以說是基於施與受之間的相互利用。蘇俄雖倡言保護、援助僞蒙，而事實是蘇俄着眼於尋求意識型態上類似的伙伴，更想策動、輸出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期僞蒙成爲它對外宣傳的一個活樣板。更有甚者，僞蒙的戰略性地理位置，退則可以作爲保衛西伯利亞的屏障，進則可作爲威脅中國大陸的前進基地。同時，僞蒙對蘇俄在國際活動和宣傳上來說，是一個有利用價值的盟邦。因爲僞蒙不僅在聯合國跟着親蘇集團投票，而且常以蘇俄代表的姿態出現於蘇俄被拒絕加入的亞、非洲國家會議。另一方面，僞蒙本身的經濟雖處於落後階段而有待開發，但它仍以贈與或小型經援方式援助亞、非洲其它的落後國家<sup>②</sup>。顯然這是出於蘇俄的授意，所提供的援助亦來自蘇俄。簡言之，蘇俄經常利用僞蒙以達到它與中共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爭奪影響力的「工具」。作爲「工具」的僞蒙也樂於接受這個工作，好改善其本身的國際形象。

當然，影響僞蒙與蘇俄關係的最主要因素還是中共。而中、蘇共的衝突却是影響蘇俄——僞蒙——中共三角關係的關鍵。蘇俄自扶植僞蒙獨立後，儼然以「保護國」的主子自居。而匪俄關係未顯著惡化之前，因恐中共出面干涉，蘇俄對僞蒙的態度有些顧忌。但匪俄雙方由意識型態的分歧演變成武裝衝突之後，僞蒙的對外政策乃向蘇俄一面倒，其原本無法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更以蘇俄馬首是瞻。這可從僞蒙前外長林沁(L. Rinchin)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證明。林沁指出馬列主義是僞蒙外交政策所堅守不變的原則，並謂僞蒙與蘇俄「兄弟般的友誼」永遠牢不可破<sup>③</sup>。

進入八十年代，僞蒙與蘇俄的密切關係，已演變成「融合」(fusion)的境界。現任蒙古人民革命黨(共黨)第一書記、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元首)尤·澤登巴爾(Y. Tsedenbal)撰文指出：「經濟的與政治的融合……撤除國界上的關卡……沒有國家的邊境……也沒有國家的區別」<sup>④</sup>。此話如果出自別人口，吾人實難以相信，但從澤登巴爾的口中說出這種話來，是足以使吾人正視並深信的。今天的僞蒙可以說是國不成國，連最起码的實質上的獨立都談不到。這對僞蒙的前途而言，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值得國人重視。

<sup>②</sup> Dupuy, Trevor N. and Blachard, Wendell, *Area Handbook For Mongolia*,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70 p. 249.

<sup>③</sup> Rinchin, L. "The Foreign Policy of People's Mongol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c. 1974, p. 1.

<sup>④</sup> Mongolia,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0, pp. 282-284.

## 二、蘇蒙一體的政、經發展

偽蒙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完全是在蘇俄一手「指導」下循序漸進的，也是一體施為的，完全容不得偽蒙有絲毫的自主。偽蒙於一九六一到六五年施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內，有少數偽蒙高級幹部，極欲扭轉其一邊倒的政策，而想來個左右逢源——既接受蘇援，也同時接受中共的援助。因此，偽蒙起初或許有意引進中共的勢力，來抗衡蘇俄，無奈在中蘇共衝突之際，蘇俄是絕不容許偽蒙有任何騎牆的外交政策出現的。一九六〇年五月卅一日，周恩來赴烏蘭巴托與偽蒙簽訂「中蒙友好互助條約」，支援偽蒙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貸款二億盧布，並自一九六一到六五年，協助偽蒙建設一個棉紡織廠（年產三十萬公尺）、一個玻璃板工廠（年產五萬平方公尺）、兩個製糖廠、一個玻璃日用品工廠。中共援蒙計劃中的最大項目，是供給廉價物品及龐大勞工。同年（一九六〇）九月二日，克宮即命澤登巴爾率團赴莫斯科，再與偽蒙簽訂經援協定，增加對外蒙貸款六億一千萬盧布。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蘇俄又追加五億四千二百萬盧布的貸款<sup>⑥</sup>。

同時，澤登巴爾爲了表示在行動上親蘇，就整肅了偽蒙中的親中共派。本來，任何國家的共黨，都有派系鬭爭。但，偽蒙在五十年代的政治鬭爭却含有親蘇或親中共的鬭爭成份，這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及五九年三月分兩次實施的大整肅即可看出。在這項大整肅中，澤登巴爾整肅了當時第一書記達·達姆巴（D. Damba）並取而代之；又以曾狄取代斂倫也夫（Surenjav）爲第二書記；吐莫奧察（Tomo-Ochir）及波爾金揚（Baljinyam）取代達姆丁（Damdin）及拉姆清（Lamchin）爲政治局委員；莫隆札姆茲（Molomjants）及札格代羅爾（Jagvaral）取代波爾甘（Balgan）及桑姆丹（Sandan）爲政治局候補委員<sup>⑦</sup>。

在上述的整肅事件中，尤以原蒙共第一書記達姆巴的整肅最具代表性。當中共勢力在外蒙日漸增長時，達姆巴被視爲曾得到中共的幕後支持。但是，親蘇派由於蘇俄與中共間相互鬭爭的暗流，長久冬眠的蒙古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對中共顧問和工作人員的憎厭與急劇推進的集體化運動的壓力等，便不得不採取行動，整肅了親中共派和地方民族主義派，完全奠定了蘇俄在外蒙的全般優勢。隨着中蘇共衝突的加深，中共更提出蘇俄武裝部隊從偽蒙撤出，作爲改善關係的幾個先決條件之一<sup>⑧</sup>。偽蒙因而指責中共包藏吞併偽蒙的禍心，並在內政、外交、經濟和軍事上，都更徹底的依附蘇俄，甚至與蘇俄融合成一體化了。

一九八一年元月十五日是「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卅五週年紀念。拆穿來看，所謂「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乃

⑥ 張選民，「俄帝侵略下之外蒙古」，蒙藏委員會印，民國五十三年八月，頁二二一。

⑦ Richard A. Geisler,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Mongolia", *Far East Survey*, December, 1959, pp. 182-188.

⑧ 《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三月七日，第五版。

是僞蒙被納入以蘇俄爲首的「社會主義友好大家庭」的賣身契。蘇俄通過這一條約，片面性的強化了它在僞蒙的軍、經和政治諸方面的利益，並使其侵略僞蒙的行爲合法化。蘇俄一方面通過「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誘迫僞蒙加入「經互會」，以期更方便的吸取連同僞蒙在內的各成員國的資源，並轉變其經濟發展爲蘇俄所用。「經互會」就是蘇俄用來完成這項策略的國際組織<sup>⑤</sup>。

「經互會」原僅具有單純的經濟性質，但因古巴和越南的加入，現已變成了兼具經濟、軍事的雙重任務。

依照「經互會」章程規定：「經互會成員國的經濟與科技合作，是根據完全平等、尊重主權，考慮到各國民族利益、互惠、同志式互助的原則組織起來的」<sup>⑥</sup>。但這祇是表面文章，其實它的目的是：(一)蘇俄與諸成員國長期經濟計劃的調整。(二)基於社會主義分業的原則，將各國生產加以專業化，協同化。(三)通過貿易的擴大以圖經濟的統合，以便把各國的經濟計劃，變成爲蘇俄經濟計劃的一個環節，並且把各國生產專業化合在一起，剝奪各國經濟的完整性與獨立性，使它們一旦脫離了蘇俄的經濟體系便不能生存。至於所謂「協同化」，實際即是對蘇俄的經濟附庸化。此一政策實行的結果，已將各附庸國置於原料國或蘇俄工業衛星廠的地位，成爲蘇俄低劣製品的獨佔市場。因此，今天僞蒙等國出售給蘇俄的原料，均遠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而蘇俄的製品，則遠高於國際市場的價格。例如蘇俄對僞蒙的皮毛、羊肉、煤炭等產品，大量賤價收購，造成經濟上的剝削和壓榨。

有關僞蒙的經濟發展，研究僞蒙的學者或專家都大致同意，僞蒙政權在過去半個世紀多的歲月裏，在軍經文教各項設施方面，大體可分如下各階段：從一九二一到二六年，是借重蘇俄力量，鞏固其政權；一九二五到四〇年，是遵從蘇俄指導，運用政治權力，消滅其內部封建階級及資本主義；一九四〇年以後到目前，是仿效蘇俄，向所謂社會主義發展的時期。

到一九八〇年止，僞蒙已施行了六個「五年計劃」，一九八〇年是第六個五年計劃的完結年。僞蒙官方說，第六個五年計劃國民經濟的投資比上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一至七五）約增加兩倍，其結果國民經濟生產基金約增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農業基金約增加百分之五十強，工業基金約增加兩倍多。全蒙勞動力增加了十萬多人，同時在物質生產部門內工作的人數即增長了百分之十四強。社會總產量在一九八〇年比七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點八，國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點九。僞蒙自認由於社會生產部門結構的改進，經濟潛力得以加強，因此一九八〇年其工業、建築、運輸及郵電部門已生產國民收入的一半以上。

進入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僞蒙派遣經濟和科技代表團赴莫斯科尋求蘇俄所謂的「進一步援助」。蘇、蒙雙方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廿二日簽署了關於一九八一年擴大貿易的議定書，並規定了旨在近五年內加深許多領域中聯繫的措施。無獨有偶，也就在同一時候，「經互會」諸附庸國也在莫斯科，爲一九八一至八五年的經濟計劃進行協調工作。從這個協調工作會議的結果來看，「

⑤ 「經互會」的全稱是「經濟互助委員會」，它是一九四九年一月經由所謂「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在莫斯科召開的經濟會議上成立的。其成員國除僞蒙之外，尚有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古巴、波蘭、羅馬尼亞、蘇俄、捷克和越南。

⑥ 《莫斯科華語廣播輯要》，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二日。

經互會」諸國，當然包括蘇俄，也產生了嚴重的「能源危機」。這可從它們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電能、燃料和原料上，概可見之<sup>⑩</sup>。

蘇俄經援偽蒙的最大工程，就是越爾登津礦產聯合企業。這個巨大礦產企業所需的大量電力，是從蘇俄的布里亞克藉着二百二十七伏的高壓輸電線，輸送而來；因此把蒙古的電力網同蘇俄的新西伯利亞的電力網也聯在一起。越爾登津礦產聯合企業的第一期工程已於一九七九年投入生產；第二期工程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也相繼投入了生產。越爾登津工業綜合體，從一九七三年開始動工，預計到一九八二年末全部完工。這個工業綜合體的建設分數個階段，第一階段包括：鋪建一百五十四公里的鐵路和公路，以及六十四公里的水管；第二階段，敷設從布里亞克至越爾登津的高壓輸電線；第三階段是工人和技術人員所賴以維生的城鎮、學校、醫院、商店和電影院的建設<sup>⑪</sup>。越爾登津礦產聯合企業主要生產項目是銅和鉻，都是國防科技工業中，非常重要且為蘇俄至感需要的金屬原料。偽蒙在經濟上的未來發展，及其和蘇俄西伯利亞區域合作的程度，值得吾人進一步注意。

### 三、組織與領導的新動向

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組織，乃是一個正統的共黨組織。今天蒙古人民革命黨，和蘇俄的共產黨一樣，也是獨占對蒙古政治生活的指導。在全偽蒙中沒有任何其它的小黨派存在。一九六六年蒙古人民革命黨聲稱，它擁有四萬八千名以上的黨員，幾乎是一九四〇年，偽蒙結束最初二十年時，黨員人數的三倍半。到了一九七六年，據稱黨員人數已增加到六萬七千人以上。偽蒙在一九九七年的全部人口是一百六十四萬人<sup>⑫</sup>。

黨的書記澤登巴爾，也是政府的部長，但很顯明的他比同輩中的政要，更居要位。他在蒙古政治上的地位——兼有黨和官方的主要職務——代表了在黨和政府機構中所擁有最高的個人權力。雖然澤登巴爾掌握了大權（目前內部似無敵對者），但還是與政治局分享權力。偽蒙人民革命黨的政治局，是集體領導制定決策的機構。這是一個包括八名委員和兩名候補委員的十人集團。這個集團中有一名黨的第一書記（澤登巴爾），一名第二書記，和兩名額外書記。政治局是對擁有七十六名委員和四十六名候補委員的中央委員會負責；但是，實際上是政治局有效地管制着委員會。（參見附圖偽蒙人民革命黨組織系統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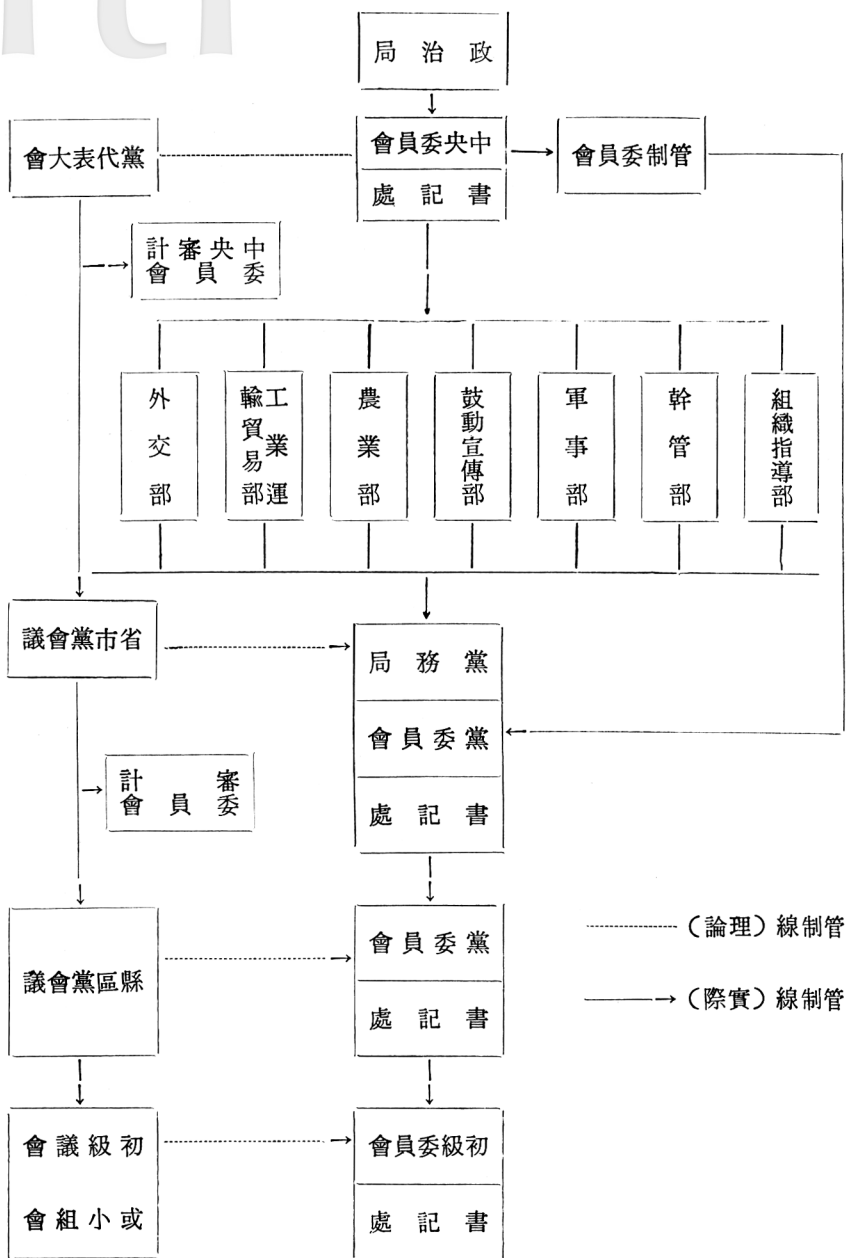
有一件事吾人必需鄭重提出者，即偽蒙共黨並非是由蒙人清一色來領導，而是與蘇共黨員分享偽蒙黨的領導權，這一事實可

<sup>⑩</sup> 同註⑨，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

<sup>⑪</sup> 同註⑨，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sup>⑫</sup> Mongolia,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0, p. 282.

(表統系織組黨命革民人蒙僞)



在多方面顯示出來。僞蒙人民革命黨在組織上和其它方面，都是蘇俄共黨的翻版。黨的幹部都是在蘇俄受過訓練的蒙古人，他們在黨的主要行動中，佔有重要地位。蘇俄的決定，僞蒙一定是隨聲附和。例如：在蘇俄發生的「貶史達林運動」，僞蒙也跟着有「貶喬巴山的運動」，祇不過是它們允許這位死去的領袖，仍可留在烏蘭巴托的摩斯拉 (Mausoleum) 陵廟裏。

一九八〇年四月僞蒙人民革命黨 (共黨) 任命兩位新的中央委員會書記：達姆丁 (D. Dandin) 和阿達雅 (G. Ad'yaan)。

「獨立」五十九年後的僞蒙

並解除索索爾巴蘭(S. Sosorbaram)的書記職位，書記處其它成員未變，顯示偽蒙共黨的政局尙稱穩定，亦表示澤登巴爾很得莫斯科主子的歡心，仍然大權在握<sup>⑭</sup>。書記處其它成員中，有四名是政治局委員兼任，有一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任。達姆丁這次獲得晉昇，顯示其個人在黨內的地位已昇高，可能成爲中央政治委員或候補委員。達姆丁出生於一九三一年，他曾於一九五九年撰文討論偽蒙的工業發展問題，頗獲當局重視，六〇年四月即被任命爲工業部部长，六八年又改任輕工業和食品部部长，八〇年四月晉昇書記處書記。阿達雅出生於一九三四年，其人早期經歷不詳，僅知其自一九七二年以來，即擔任中央委員會某部門的負責人，七二年以前他是廣播與通訊委員會的副主席和黨報編輯人。

偽蒙政府級的人事變動，只有副總理和財政部長的更換。一九八〇年六月原財政部長莫勒姆(Ts. Molom)被任命爲副總理。其所遺財長職務由巴姆巴雅(E. Byambajav)繼任。上述兩人都曾獲得蘇俄教育學院經濟學的學位<sup>⑮</sup>。

#### 四、新五年計劃的擬定

從一九八一——八五年是偽蒙計劃施行第七個新五年計劃期，有關這個新計劃的詳細內容，偽蒙透露於世的相當有限。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一日在偽蒙首府烏蘭巴托舉行大人民呼拉爾會議，曾有一項重要議題，討論到「一九八一年國家經濟和文化發展」，在會議上偽蒙部長會議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索得隆姆(D. Sodrom)宣稱：國家經濟基本資金已累增到約達九億美元以上，有關人民從事國家經濟建設的資金已達一千一百萬圖格利克(按照官方匯率約一美元等於四個圖格利克)。一九八〇年國家總生產額比一九七九年增加百分之三·五，國家收入也增加了百分之三·五。用於國家經建的投資總額有三十二億圖格利克，比七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廿四。經濟發展上工業一項即增加了百分之九·四。工業項目包括燃料和能源，非鐵金屬工業，紡織和製革工業。索得隆姆大爲讚揚來自蘇俄的全面性的援助，認爲唯有蘇俄的援助和保證，始能有此成就<sup>⑯</sup>。

一九八一年國家經濟和發展草案，初步決定繼續提高生產效率，增加人民的福利，並且擴大、增強和蘇俄全面性的「合作」。

有關新的五年計劃，偽蒙官方僅透露出在一九七九年八月，澤登巴爾率領一個代表團至蘇俄克里米亞會見布里茲涅夫，兩人都特別注意到未來十年中蘇蒙雙方的經濟合作計劃，特別是偽蒙的新五年計劃。澤登巴爾一行去克里米亞會見布魯，顯然是聽取

<sup>⑭</sup> *Ibid.*, p. 283.

<sup>⑮</sup> *Ibid.*

<sup>⑯</sup> *FBS, Asia & Pacific*, 26 November, 1980, F1.

克宮的新指示，並據以擬定新五年計劃。僞蒙部長會議副主席索得隆姆指出：一九八一至八五年的五年計劃，將與蘇俄完全合作，蘇俄的經援將比一九七六至八〇年期間增加一點五倍以上。

一九八〇年十月廿三日蘇蒙簽訂新五年貿易協定（一九八一至八五），以便配合僞蒙的新五年計劃的經濟發展。新協定計劃在未來五年內，使蘇蒙雙方的貿易額增長百分之六十，約為三十億盧布。蘇俄增加機器設備和石油產品的供應，僞蒙將增加出口傳統商品，例如皮革和輕工業、企業的一部份產品<sup>⑳</sup>。從這個新的未來五年貿易協定來看，僞蒙的工業發展僅着重在輕工業上，因為蘇俄希望減輕其本身的輕工業體系對僞蒙的負擔，讓僞蒙自己也負起部份輕工業產品的供應責任。協定內容未加透露的是榨取僞蒙的金屬原料，例如越爾登津的銅和鎳，纔是蘇俄最希望獲得的商品。

綜合相關的資料來研判，僞蒙的這個新五年計劃仍然在擬定中，僅一九八一年的年度計劃草案算是已經定案。在此應指出的是：僞蒙的一九八一——八五年的五年計劃，不僅和蘇俄合作，也同保加利亞、越南、匈牙利、東德、古巴和波蘭等國合作。一九八一年年度計劃草案，要求工業產品比一九八〇年增加三億七千七百萬圖格利克，亦即是增加百分之九點五。在農業項目方面：肉類和羊毛增加百分之四，牛油百分之十，煉乳百分之十六，蛋百分之四點五；穀類增加至五十六萬五千噸，其中四十一萬六千噸是小麥，十萬八千噸是馬鈴薯和蔬菜<sup>㉑</sup>。

## 五、結 語

僞蒙「獨立」建國五十九年來，很諷刺的，並未享有真正的「獨立」，而是逐漸與蘇俄「溶合」。不僅是軍事、政治、經濟，即使是社會、教育、人民的交往，都和蘇俄漸漸溶成一體。這一情況的繼續演變，對自由世界特別是我國將產生嚴重的影響。僞蒙所要釐定和推行的新五年計劃（一九八一——八五）也和蘇俄遠東的經濟發展，互相配合，這從僞蒙的電力網已經與蘇俄新西伯利亞的電力網聯合起來，可以概見。在對外關係上，僞蒙和蘇俄必然採取一致行動，尤其在對中共問題上，僞蒙更是蘇俄忠實的傳聲筒。今後僞蒙仍將站在蘇俄的立場上，全力反對中共現行的對外政策，用共產黨的術語來說，即是反對中共的「反社會主義國家」並「勾結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前者是指蘇俄，後者當然是指美國。

<sup>⑳</sup> *FBS, Asia & Pacific, 25 November, 1980.*

<sup>㉑</sup> *FBS, Asia & Pacific, 26 November, 1980.*